

# 回首來時路一

## 陳燦齡將軍一生戎馬回顧(一)

王立楨

### 提 要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兩點五十分，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的天氣預報是：能見度三至五哩，一千二百呎疏雲，八千呎疏至裂雲，陰霾，風向西北，風速八哩/時。

一架編號為1004的雙座經國號戰機(IDF)正緩緩的滑向清泉崗基地的36號跑道，緊隨在後的是一架擔任伴隨任務的F-5F戰鬥機。自從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航空工業發展中心第一架IDF原型機出廠並於次年五月二十八日完成首次試飛之後，IDF在清泉崗基地已經完成了超過兩百次以上的試飛任務，所以當天那架雙座的IDF滑向跑道之際，基地上許多人都以為那又是一次例行的試飛，但是那天的飛行卻是一次非常特別的任務，因為那架雙座機除了前座的試飛組組長吳康明上校之外，後座還坐著當時中華民國國軍的最高長官—參謀總長陳燦齡上將。

參謀總長同乘新型飛機陳燦齡並不是第一人，他的前任郝柏村上將就曾在任內同乘過航發中心所生產的AT-3噴射教練機，但是陸軍出身的郝柏村總長對於飛行及飛機性能並沒有多少概念，所以那次飛行他是以鼓勵士氣為重點。而陳燦齡卻是一個有著四十餘年經驗的飛行老手，這次飛行是他想親自去體驗及測試一下這架由國人自己設計及生產的高性能戰鬥機的性能。

在航發中心剛開始有計劃要自己設計及生產高性能戰鬥機的時候，在空軍中反對的聲音比贊成的要來的大，因為航發中心在這之前除了AT-3之外並沒有過設計其它飛機的經驗，而AT-3也只不過是一架次音速的噴射教練機而已，在這種情形下許多人擔心在花費了許多錢之後，所得到的結果仍然達不到

那時我國空防的需要。但是陳燦齡卻認為一個國家的空防並不能永遠依靠其它國家的裝備，戰機自製是國防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所以從一開始他就非常的支持戰機自製的鷹揚計劃。

下午三點整，在得到塔台的許可後，吳康明上校將油門推桿向前推到最大軍用馬力，頓時間IDF的兩具TF1042發動機激發出了雷霆般的吼聲，在巨大的推力下IDF開始快速的向前滾行，很快的那架漆著空優迷彩的雙座戰鬥機就昂首衝進了台中午後陰霾的天空。

飛機保持著大角度的爬升直上雲霄，抬頭顯示器上高度表的數字急速的變動著，似乎數字的顯示也無法追上飛機真正的高度。飛機主輪離地後不到兩分鐘後已經爬到一萬

多呎空層，改平之後吳康明上校按照計劃將飛機的操縱權交給坐在後座的陳燊齡。

因為IDF是採用先進的線傳飛控系統，與傳統的鋼繩/滑輪/液壓的控制系統有相當的差異，尤其是駕駛桿並不像傳統式的可以前後左右搖動，而是全靠駕駛桿內的感應裝置來感受飛行員握桿壓力的方向與力量來控制飛機的狀態，所以陳燊齡在接過飛機後，抓住駕駛桿的右手稍微向左用了點力，飛機很聽話的向左轉去，順勢他將飛機向左作了一個小轉彎，等到一圈轉完出來之後，他已經覺得可以掌握這種全新的線傳操縱系統了。

飛慣高速戰鬥機的陳燊齡，在熟悉了操縱系統的向量之後，馬上想試一下那一架飛機的加速性能，畢竟速度是所有戰鬥機飛行員最關心的一項性能之一。他將油門推桿推到最大軍用馬力的後燃器階段，飛機很快的由零點八馬赫的平飛速度加速到一點二馬赫，通過音障時飛機並沒有任何的抖動及不穩，得到速度之後陳燊齡將握著駕駛桿的右手稍微增加了一點向後的壓力，飛機立刻開始爬高，很快的飛機就衝到了三萬呎高空。

就在那時陳燊齡成了中華民國有史以來飛的最高最快的一位四星上將，但是那天他卻覺得自己只是一個戰鬥機飛行員，尤其是當他握著駕駛桿親自操縱那架高性能戰鬥機時，他更有回到當年在部隊巡戈領空時的感覺，自從由3聯隊聯隊長卸任以來，他已經很久沒有這種感覺了。

他也知道那天將是他最後一次以中華民國空軍軍官的身分遨遊長空，所以他更珍惜在天空中的每一秒鐘。懶八字、向台兒、滾

轉、筋斗這些在四十多年前在官校時就非常熟悉的動作，如今非常自然的在手腳配合下再度的在空中施展出來，飛機也非常合作的在藍天中畫出完美的軌跡。他真是非常滿意這架IDF的表現，他也非常高興空軍能獲得如此高性能的戰鬥機，因為他知道再過一年之後他就將由這個職位上退休，四十六年前離開西北工學院投效空軍時的初衷早已達成，現在該是解甲歸田的時候了，只是如今田園在哪裡？

下午三點四十分，完成了對那架飛機的性能測試後，在戰管的引導下那架IDF回到了清泉崗上空，吳康明上校以衝場高度通過機場之後，將飛機向左壓坡度加入落地航線，陳燊齡在後座看著飛機漸漸地對正跑道，心中突然想起了許多他在那裡當大隊長及聯隊長時所共事的夥伴們，那些人中有些已為國捐軀，其餘的大都已離開軍中，走著生活中各自不同的路。原來每個人的生命裡都有他自己的跑道，順著眼前那條筆直的跑道往前看，他的思維似乎一下子就像是回到了半個多世紀前的北平，那是他剛要起跑的時候……

## 第一章 家世與童年

認識陳燊齡將軍的人都認為他是北平人，這除了因為他的身分證上籍貫那一欄確實登記著是河北省宛平縣之外，他的那口標準國語更是在以四川話為「官話」的空軍中顯得相當的特殊。其實他的祖籍是江蘇省淮陰縣，但是在清朝末年時他的曾祖父陳達卿先生就離開江蘇到山東濟寧府去當官，他的

祖父陳仲璋先生及父親陳彥森先生都是在那裡出生及長大。

他的父親早年先在濟南客籍學堂就讀，畢業後進入北京法政大學政經系，在校期間成績始終名列前茅文筆尤其傑出，大學畢業後就留在北平並在當時的國民政府中任職。

在到北京唸大學之前，陳燊齡的父親經由媒妁之言與他的母親在山東結婚。母親李肇美是四川巴縣人，因為從小在家中受過多年的私塾教育，所以有相當的古文基礎。陳燊齡一直記得他小時候父親在外地工作時，家書中常賦一些對時局或景物有感而成的詩詞，而母親在回信時也能以詩詞相對。

但是陳燊齡對他母親最大的印象卻不是在古文與詩詞之間，而是她的容忍、寬容與對人的關愛。他記得從小家中除了家人之外，始終有一些親戚或朋友長期住在家裡，那些人不但在他家吃住，有些甚至連上學的學費都是由陳家負擔。這對家境並不是很富裕的陳家來說是相當沉重的一筆開銷，但是陳燊齡從來不記得母親對這些人有任何抱怨，反而始終對他們是一樣的關懷，這種無言的身教對他日後為人處世的態度有相當大的影響。

在家中排行老么的陳燊齡，是於民國十三年八月九日出生在北平，上面有一個比他大十一歲的大姊(靜嫻)、及三個哥哥，大哥永齡比他大六歲、二哥延齡比他大四歲、三哥昌齡比他大兩歲。在他小的時候家裡除了三個哥哥之外，還有舅父家中的幾個表兄弟姊妹們經常玩在一起，尤其是顯甲表兄只比他大幾個月，兩人從小就在一道兒玩耍，



左起大哥永齡、大姐靜嫻、二哥延齡、左下三哥昌齡、右下四弟燊齡。

感覺上比親兄弟還要親，所以在他記憶中的童年是相當愉快的。

在他小時印象較深的是每年過年的時候，父母親總會找一天帶著全家大小到城南的遊藝園去玩一整天，在那裡看雜耍，聽相聲及看京戲，是由京戲中陳燊齡對中國的歷史有了初步的了解，也由戲中的角色中他開始對「好」與「壞」有了認識，以一個孩子的見識來說他雖然不見得體會的到戲中的來龍與去脈，但是他卻知道了忠臣與奸宦對國事的影響。



左起二哥延齡、三哥昌齡、大哥永齡。

民國17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陳燊齡的父親因而失業，雖然他的文筆很好，但是因為沒有後台的關係，所以很難找到一份適當的工作。後來即使在外地找到工作，待遇也是偏低，所以寄回家裡的錢就更有限，而北京家中男女老少十多口人的生計就全靠陳燊齡的母親東拉西借的維持著。陳燊齡還記得大哥永齡就為了家用而必須經常跑當舖，那時大哥長的還沒當舖的櫃檯高，只有顛著腳搆著櫃檯對著掌櫃說好話，將家中一些暫時不用的東西去換一點錢回來救急。

家中的窮困讓陳燊齡感受最深的倒不是永齡大哥的常上當舖，而是被舅父家的僕人白眼相待。他的舅父李肇甫先生早年留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研習法律，並在那時加入了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但是因為他個性的關係，所以即使他是最早一批參加革命的國民黨元老，他也沒有在官場上發展，而是一直以律師為業，家中的環境也因此比一般人家要好。在北平時陳家與李家兩家走動的很勤，小孩們也都常玩在一起，但是舅父家的僕人們卻是非常的勢力眼，他們知道陳家的家境不如李家，所以當陳家到李家去玩的時候，那些僕人們對大人們也許不敢造次，但是在小孩兒們面前卻是另一副面孔，他們不准陳家的小孩隨便的去玩李家小孩的玩具，或是騎李家小孩的腳踏車，這在陳燊齡年幼的心靈中留下了一些非常不好的感覺，也就是由那時起他有了「要爭氣」的念頭，這一輩子他不管做任何事情總是想要做的比別人要好，絕對不能讓人看不起。

小學畢業之後，陳燊齡通過了激烈的初

中入學考試而進入了素負盛名的師大附中(當年該校的錄取率是8%)，他是家中唯一上公立學校的孩子。哥哥姊姊們都是上的私立教會學校(大姊上的是若瑟中學，大哥是崇德中學，二哥及三哥都是志成及盛新中學)，那時的教會學校所標榜的是管教嚴厲及較高的外文水準，但是學費也相對的比一般學校要貴許多。陳燊齡的父母親對兒女的教育是相當的重視，所以在家境並不是很富有的情況下，還是將幾個孩子送到教會學校就讀，而陳燊齡因為考進了程度相當好的師大附中，所以就沒有隨著兄姊們進入私立教會學校。

陳燊齡在讀附中時有兩個相當要好的朋友，因為性格及興趣都很近似，所以也學著“桃園三結義”似的在廟裡磕頭成為拜把兄弟，當時的老大是杜世榮，老二是步豐鮫，陳燊齡則是老么。那兩位拜把的兄弟在長大成人後都陸續的失去聯絡，只是後來在抗戰期間往後方逃難時，杜世榮的父親曾幫過陳燊齡很大的忙，另外步豐鮫的哥哥步豐鯤日後則是陳燊齡空軍官校15期的學長，兩人後來曾在五大隊同事過一陣子。

陳燊齡初中一年級剛結業的時候，七七事變在北平市郊的宛平縣爆發，雖然自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央政府一直採取的是「先安內，後攘外」的手段，所以對日軍的侵略並沒有多做抵抗，但是一般軍士官卻是同仇敵愾，隨時準備和日本軍拼一死活。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那天晚上，宛平縣守軍吉星文團長在開了對日抗戰的第一槍之後，激烈的戰事隨即展開，但是因為當時中日兩國

的裝備太過於懸殊，經過幾天的激戰之後，二十九軍終於在後繼無援的情況下退出了北平。

看著日軍耀武揚威的進入北平，當時年紀還不到十四歲的陳燊齡心中一直有許多的憤怒與不平，他暗自發誓長大以後一定要盡己之力將日本趕出中國，只是當時他還沒有從軍的念頭，那是因為家中與友人中從來沒有人加入過軍旅，更沒有任何這方面資訊的關係。

初二開學之後，在學校看到最大的不同就是學校裡許多原來相當重要的教職員都隨著政府離開北平，撤退到後方去了。新來的教職員裡包括了一位日本籍的教官，新的課程表裡也多了一項日語，這一些改變對於普通學生來說並沒有太大的不便，而陳燊齡卻對這些措施產生相當大的反感，尤其是上下學時要對著那位日籍教官敬禮，更是讓他難以忍受，這也是讓他在兩年之後放棄直升師大附中高中部而改上私立育英高中的主要原因。

育英中學是一所由基督教公理會所辦的學校，校長是中國人副校長則是美國人，在抗戰初期美國尚未參戰的時候，北平市的偽教育局礙於教會學校是美國出資所辦的學校，所以並沒有接管，因此學校內並沒有日本教官或是日文課程，在這種情況下陳燊齡雖然在淪陷區內但是卻沒有受到日本的奴化教育。

當時家中不想受日本奴化教育的並不只陳燊齡一人，他的二哥延齡就在民國二十九年與友人一同逃離北平，然後經天津搭船經

香港到越南，最後經雲南陸路到四川並進入復旦大學的中文系就讀。那時因為舅父已經回到四川老家，並在四川省政府擔任秘書長，所以陳燊齡的父母也很放心的讓他二哥離家前往大後方。

民國二十九年陳燊齡唸高二的時候，他接到了一封表哥李顯甲由四川的來信，信中提到他已經進入了在成都附近的空軍幼年學校第一期就讀。顯甲表哥是他小時候最好的玩伴，自從多年以前舅父由北平轉到上海開業之後，他們已經很久沒有聯絡了，這次接到他的來信心中自然是相當的興奮，而那也是他第一次知道空軍竟還有這麼一所專為小學畢業生所設立的幼年學校。幾年以前抗戰剛開始的時候，空軍四大隊高志航大隊長在杭州笕橋上空殲滅日機的壯烈事蹟，曾在國內各個角落廣為流傳，那時陳燊齡也曾仔細的讀過報章雜誌上對空軍的詳細報導，幼小的心靈中對那些空軍英雄們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崇拜，同時也對飛行發生了興趣，只是在當時航空剛開始萌芽的階段，以一個初中學生的眼光來看，要當一個飛行員的路不但長遠，甚至如何起步都沒有任何概念，而顯甲表哥的入學空軍似乎也給他指出了一條明路。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清晨，傳出了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美國珍珠港的新聞，美國立即對日本正式宣戰，這件事對那時北平育英中學的學生來說最大的影響就是偽教育局正式的將育英中學接收，並改名為北平市立第八中學，同時將學校的美籍副校長及教師們送入戰俘營。

育英中學被收編為市立第八中學的同時，北平的燕京大學也被偽教育局接收，當時陳燊齡的大哥永齡正在燕大研究院的社會系二年級就讀，學校的美籍教師被關進日軍的戰俘營之後，燕大隨即停課，大哥永齡在這種情況下也決定逃離北平前往後方，並在民國三十一年三月間經太行山陸路前往四川。

在兩個哥哥先後離家前往後方之後，陳燊齡也開始仔細考慮他的何去何從，那時他還差幾個月就將由高中畢業，畢業之後他是該隨著兩個哥哥們前往後方呢？還是留在北平繼續升學？在問自己這個問題的當兒，他幾乎是立刻決定的要步著兩個哥哥們的後塵前往後方！因為他記得在二哥考慮是否要到後方去時，大哥所說的一句話：「青年人留在淪陷區內是死路一條，唯一的生路就是到後方去！」

## 第二章 出走後方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陳燊齡由北平市立第八中學高中部畢業，畢業時他心中沒有絲毫的喜悅，因為明明是育英中學的學生，如今卻因戰爭的關係而拿了一張第八中學的畢業證書，他心中除了感到無奈之外，更體會到了人世間的許多無常，在這種情況下更讓他覺得任何事情在自己可以控制的範圍內一定要盡力做的盡善盡美，這樣即使因無法抗拒的外界因素而導致變故時，心中不會有任何遺憾。

在高三下學期陳燊齡剛開始有念頭預備在高中畢業後到後方去的時候，同班的另外

兩位同學，王大槐與張燕蓀也在閒談中透露了有逃離淪陷區的想法，由於王大槐聲稱與重慶方面的地下工作者有聯繫，可以安排經商邱、亳州及洛陽等地前往重慶，所以陳燊齡與張燕蓀兩人就決定在高中畢業之後與王大槐一道前往後方。

當時因為家中已經有兩位兄長逃往後方，所以當陳燊齡將出走後方的意願秉告雙親之後，父母親並沒有太多的意見，只是告誡他沿途必須謹慎，尤其是對隨身所帶的財物更是必須小心。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初的一個清晨，陳燊齡帶著簡單的行囊告別了雙親，踏上了前往後方的漫漫長路。為了避免路上日軍的盤問，他還刻意的將滿頭的頭髮剃去，裝扮成店家學徒的模樣，王大槐還告訴他們為了不要連累他人，他們在路上也要裝成互不相識的樣子，這樣萬一其中一人被日軍抓住時，其他兩人還可繼續往後方前進。

他們當天所走的第一程是搭火車離開北平前往安徽亳州，在擁擠的火車上陳燊齡望著窗外飛逝而過的景色，心中卻沒有欣賞的閒情逸致，他想著家中的父母，想著四川的舅父一家，想著是因為國勢的衰弱而導致日軍的侵略，使一大群人必須在這種情況下遠離家園逃往一個不熟悉的地方，想到那裡，陳燊齡開始意識到他這一輩的人所肩負著的沉重時代使命，他覺得他們除了必須將日本人趕出中國之外，如何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也是他們那一輩年輕人的責任！

經過了一天多的跋涉之後，火車終於到達了亳州，他們三人下車後在王大槐的帶領

下走進了一家並不顯眼的小旅店，進店之後王大槐與店掌櫃低頭私語了一陣後，店掌櫃將他們安排在較後面的一間客房內，並答應他們第二天替他們僱三輛獨輪板車將他們送往洛陽。

剛在旅館住妥，一位穿著像跑堂模樣的人就前來問他們要不要換錢，因為他們身上帶的都是偽幣，而在亳州通用的卻是法幣及偽幣，那位跑堂的說他可以替他們換到一比六，這個兌率比他們所聽到的一比四幾要高出許多，張燕蓀一聽有那麼好的兌率馬上就決定將身上所有的錢都換掉，並立刻將錢都交給了那個跑堂，陳燊齡先也是覺得應該趁著高價將偽幣換掉，但是很快的他也想到沒有人會願意平白無故吃虧，如果市價是一比四幾，那麼那個跑堂沒有理由可以多換出30%！想到這裡他決定暫時先不兌換，等一下到市面上去看一看再說，王大槐也是比較謹慎的覺得多問幾家再說也不遲，所以就沒有將錢交給那位跑堂。

那位跑堂見陳燊齡及王大槐並沒有兌換的意思，倒也沒說什麼，只是表示如果以後想換再找他也不遲，說完這話他就拿著張燕蓀的錢走了，並說馬上就會將所換的法幣送來。後來那人並沒有再出現，陳燊齡及張燕蓀找掌櫃的來問過之後才發現那個店裡根本沒有那個人！

離家第一站就被人騙走了全部家當，張燕蓀的懊惱及憤怒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沒有損失任何金錢的陳燊齡及王大槐心中也是相當的難過，如今三個人只剩下兩個人的旅費將如何是好？

第二天一大早，在旅店掌櫃的安排下，陳燊齡等三人坐上了三輛由人力推的獨輪板車離開亳州前往洛陽。亳州的城門是由日本憲兵及汪精衛偽政府的憲兵站崗把守，因此在出城門的時候憲兵都會盤問一陣，他們三人的三輛板車為了安全起見並不是同時出城，而是各隔了一些時間先後出城，在陳燊齡出城時，他告訴憲兵他是在城裡當學徒，那天是要下鄉回家，憲兵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隨身所帶的行李，並沒說什麼就揮手讓他過去了。在陳燊齡的感覺裡，那個中國籍的憲兵，即使知道他是要前往後方也會放他出城的，因為由那個憲兵的眼神中他似乎看到了善良的人性，這和北平市內的那些漢奸的嘴臉是迥然不同的。

由亳州到洛陽一路是三不管地帶，一路上來往的人並不太多，他們三人各自坐在板車上心中都有著無限心事似的並沒有多做交談，出門第一站旅費就被騙了，往後一路到四川還會遇到一些什麼事？那是陳燊齡第一次感覺到人心的險惡，看起來那個騙子當是箇中老手，被他騙過的人應該不在少數，只是陳燊齡不明白那個騙子在花那些騙來的錢時心中難道不會有任何負擔？

離開亳州三天之後，路旁一個軍事陣地所掛著的青天白日國旗告訴他們已經安全的抵達中央軍的勢力範圍，他們三人幾天來擔驚受怕的心情終於鬆懈了下來，原來國旗並不只是代表國家的標誌，它也給逃難的人帶來了信心及溫暖！

進入國軍勢力範圍後又走了一天才抵達洛陽，那時河北省政府的臨時辦事處是位於

洛陽城外靠東邊一個叫陽村的小鄉村裡，所有由河北流亡出來的學生剛到洛陽一定先到那裡去報到，因為那裡對流亡出來的學生免費招待食宿，光是這一點方便就吸引了許多盤纏不足的學生，陳燊齡等三人也不例外的在抵達洛陽的當天就住進了河北省政府的青年招待所。那裡所說是免費招待食宿，其實也只是提供一個席位及三餐的白米飯及青菜而已，但是這對它們三個人來說已是相當不錯的了。

當時因為每個人在離開家時都不敢帶著學歷證件，免得在路上被日軍或偽軍盤查時發生問題，所以那時省政府辦事處裡相當重要的一項服務就是舉辦學歷鑑定考試，任何河北省的居民都可以經過鑑定考試，而取得同等學歷證件。

在填寫鑑定考試報名表時，陳燊齡先是在籍貫那欄寫下江蘇淮陰，結果一交上去就被打了回票，原因是河北省政府只為河北省居民服務，於是陳燊齡就將籍貫改寫為北平市，因為他確實是在北平市出生長大的，結果沒想到又給退了回來，這次是因為北平市是院轄市，不歸省政府管，所以還是不行，不過這回那位辦事先生卻很幫忙的建議他隨便寫一個縣市，反正又沒法子去查。聽了那位先生的建議後，陳燊齡稍微想了一下，然後寫下了「河北省宛平縣」，這除了因為七七事變是發生在宛平縣之外，另外的一個原因就是他的外祖父曾在宛平縣當過縣長，家裡多少和宛平縣有點關係。就是這麼一來，此後一生他的籍貫就變成了「河北省宛平縣」！

填好報名表之後，陳燊齡正要離開省政府辦事處時，他覺得有一個人正在凝視著他，他仔細一看原來正是初中一年級時曾拜過把子的大哥杜世榮！自從五年前杜世榮隨著家人離開北平以後，這是兩人之間的第一次會面，他鄉遇故知的喜悅讓陳燊齡忘卻了離家之後所有的挫折，心情豁然間開朗起來。兩人興奮的聊著分別後的種種，原來當天杜世榮也是來省政府辦事處辦學歷證件，和陳燊齡不同的是他當時全家都在洛陽，因為他父親是陸軍中的一位師長，正駐紮在洛陽附近的一個小村落裡，當天就是由他的母親及兩位衛士陪同而來的。

情同手足的好友見了面總是有說不完的話，杜世榮因此邀陳燊齡隨著他父親的軍隊一同前往後方，這樣一來兩人可以多聚一些時候，再說隨著軍隊開動可以讓陳燊齡省去許多一路上不必要的煩惱。陳燊齡初聽之下是想馬上答應，但是繼而想到如果他一個人隨著杜世榮家人前往後方，那麼王大槐及張燕蓀兩人勢必將有更大的困難，因為三個人花兩個人的錢總比兩個人花一個人的錢容易的多，想到這裡陳燊齡婉拒了杜世榮的好意。

杜伯母在一旁見到陳燊齡為了同行的同學而回絕了一同前往後方的建議，便再問他有沒有金錢上的困難，需不需要協助，自小在嚴格的家教下講究的就是不隨便接受外人的東西，因此他當時毫不考慮地就表示沒有這方面的問題，並謝謝杜伯母的關心。但是杜伯母究竟是過來人，她大概當時就看出來陳燊齡其實是有金錢方面的問題，只是為了



面子而不便說出來而已，所以她也就不再多問，只是寫了一張條子給陳燊齡，上面有杜伯伯軍隊駐地的地址及杜伯伯的名字，並告訴他在需要的時候可以前去找杜伯伯幫忙。

和杜世榮分手之後，陳燊齡看著杜伯母所留的便條，心中突然有著無限的感慨，他想起了自己樂於助人的母親，想起了亳州的那個騙子，這個世界上原來什麼樣的人都有，幸好像自己母親一樣的人佔著多數，才使人間充滿了希望。

學歷鑑定考試考的是國文、數學及三民主義三科，這些科目對於在學期間都是名列前茅的陳燊齡來說是沒什麼問題的，因此他很快的就通過了鑑定考試，同時被分發到西北工學院的航空工程系就讀。被分發到那個系並不是偶然，因為他在填寫志願時就將航空工程系作為第一志願，那時就想進空軍當飛行員的他，是想把學習航空工程當作一個跳板，希望在真正進入空軍之前多學一些與空軍有關的科目，為以後的凌雲之路先打下好的根基。

在洛陽待了一個多月左右之後，王大槐及張燕蓀兩人的證件也先後辦妥，並也被分發到西北工學院。於是他們三人就開始計劃前往陝西漢中的行程，由洛陽到漢中並沒有火車直接前往，所以他們必須先搭火車經西安到寶雞然後再搭汽車到漢中，但是他們三人所剩的錢卻連買三張到寶雞的火車票都不夠，於是陳燊齡想起了杜伯母所留的那張字條……。

一個大清早張燕蓀陪著陳燊齡離開了青年招待所，照著那張條子上的地址，前往

杜伯伯的師部駐地，駐地的那個村落離陽村有十五華里左右，兩個人走了將近兩個鐘頭左右才到那裡。營門口的傳令兵在請示過之後，將他們帶進了營區裡的一個大帳棚裡，在那裡見到了師長杜伯父之後，陳燊齡發現自己除了一般客套應酬的問候語之外，竟然說不出要借錢的話，杜伯父是相當精明的人物，他在看到陳燊齡欲言又止的模樣，便直接的問他是不是需要錢，在這種情形下陳燊齡只有很靦腆的回答說是，杜伯父然後又問需要多少錢，陳燊齡便將所欠缺的款項說出，杜伯父在知道數目之後很爽快的就立刻簽了一張字條讓他們到軍需官那裡去領錢。

向杜伯父道謝並拿到錢之後，陳燊齡及張燕蓀兩人立刻就踏上歸程，在回程上陳燊齡深深的感覺到了杜伯父處理事情的簡潔與俐落，他覺得這種單刀直入的處事方法大概和他軍人的身分多少有些關係。

那天由杜伯父處陳燊齡得到的不僅是一些路費，還有一些影響他一輩子的處世之道。

他們三人在有了足夠的旅費之後，便開始安排行程，由洛陽到西北工學院要近三天的車程，先是要由洛陽搭瀧海路經西安到寶雞，然後再搭汽車經漢中到城固，在城固下車後再走路到位於七星寺的西北工學院。

他們在八月初的一天搭上火車離開了逗留了近一個月的洛陽，整個火車上擠滿了逃難的人潮，這和離開北平時搭車到亳州時的情況真不可同日而語，不過雖然擁擠，陳燊齡他們三人卻仍慶幸能夠搭得上那班車，因為那時日軍已經開始了對洛陽的轟炸，雖然

並不是那麼頻繁但是大家都知道洛陽撤退已是遲早的事了。

火車在傍晚時分抵達潼關附近的山口，雖然那裡並沒有車站，但是火車仍然在那裡停下等待天黑後再開，因為潼關對面的風陵渡已被日軍所佔，火車在到潼關之前有一段在兩個山之間的车程是完全暴露在日軍的炮火範圍之內，所以火車在通過那一段山路時都要等到夜間天完全黑了之後，再以極快速通過，希望如此可以減少被日軍砲擊的機會，這段車程就是當時著名「闖關車」。

那天晚上天黑了之後，列車長在開車前再度囑咐大家車箱內將嚴格實施燈火管制，絕對不能有任何燈光外洩，然後在大家緊張的氣氛中火車緩緩的開動了，在加速的過程中全車的人都可以感受到那股隨著車速增加而隨之俱來的壓力……。

火車安全的通過了那段山路之後，大家都鬆了一口大氣，最危險的一段路程已經過去，古都西安就在兩百多公里的前方，那裡是許多旅人的終點，但是對陳燊齡來說那裡卻是一個嶄新的起點，因為他即將在那裡開始他的大學生涯。

### 第三章 西北工學院

民國26年對日抗戰全面爆發後，許多淪陷區內的大學都隨著政府遷往內地，當那些大學在後方落腳之後卻發現，跟著逃出來的除了部分設備、教師及學生之外，真是百廢待舉。於是教育部那時決定將一些逃出來的大學合併，以應付設備、校舍及師資的不足。西北工學院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於民國

27年由北洋工學院、北平大學工學院、東北大學工學院及私立河南焦作工學院在陝西漢中附近的城固縣合併而成。當時因為校舍不足，所以先修班及一年級是設在距離城固十多華里的七星寺，二、三及四年級則是借用城固山裡古路壩的一處天主堂作為校舍。

當陳燊齡及另外兩位同學在民國31年的8月底抵達七星寺向學校報到的時候，西北工學院已經是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學校了。雖然那時國民政府是處在抗戰最艱難的時期，但是為了百年樹人的國家長久大計，政府仍然對工學院的學生提供公費，所以在報到之後，陳燊齡的吃住立刻就由學校開始供應，生活也就相對的安定下來。

報到之後，陳燊齡寫信通知在四川的兩位哥哥，報告一切平安。很快的他就收到了大哥由四川的來信及匯來的一筆錢，原來大哥那時已由燕京大學研究所畢業，並即將前往新疆大學社會系任教，臨行前他將學校所給的一筆安家費寄給了陳燊齡做為生活費，同時並表示為了讓他能安心唸書，以後每月將會將固定寄一筆錢給他。雖然那時在學校一切吃住都是公費，但對於已是身無分文的陳燊齡來說那筆錢除了解決了生活上的一些急需之外，更是親情的象徵。

開學之後沒多久，陳燊齡在校園裡意外的遇見了原來在育英中學時同班的好同學張濟英，原來在畢業之前大家都有前往後方的打算，只是都沒有互相透露，如今在後方再度相逢，心中實在驚喜，後來由張濟英那裡陳燊齡又認識了以前在育英時比他高兩班的何靖治及王銘，從此他社交上的領域又擴展

了不少。

在接到大哥的來信之後沒多久，二哥也由四川成都來了一封信，二哥在信上表示那時他已經由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並由舅父安排到四川省政府的秘書室任職，薪水雖然不是很高，但是他覺得每個月仍然可以挪出一部份錢給陳燊齡寄去，讓他能有一點餘錢可以偶爾到學校外面的小館去吃一頓，因為他在後方唸大學時曾親身體驗過學校所供應的伙食。

那時學校的伙食千篇一律是每天早上稀飯加鹹菜，中午及晚上都是白飯加鹹水蘿蔔，這樣不但營養不夠就連能影響食慾的色、香、味都無一能及。於是一些商人就針對著那些學生們的需要，在學校門口附近開了一些小館子，那些家在後方或是有金錢接濟的學生們就經常的在課後結夥的到那些飯館裡去打牙祭，去慰勞一下被白飯及鹹水蘿蔔虐待了一個星期的五臟廟。那時和陳燊齡走的比較近的幾個由北平市出來的學生中，他是唯一有家人金錢接濟的一個，因此在每個月收到大哥及二哥寄來錢的那個週末，陳燊齡總會邀大家一起到校門口的北方小吃館去大吃一頓，吃完之後還有多餘的錢的話，大夥還可以再喝一些大蝸酒來助興，在那個戰爭的年代裡，這一頓飯對那些在大學裡的學生們已是相當高級的享受了。

那時的城固雖然是不算小的城市，但緊在一旁的七星寺卻沒有電力供應，因此每個學生所準備的學習用具裡，蠟燭也是一個不可少的項目。每天在晚自習的時候，幾個同學聚在一起，每人點上一根蠟燭所集成的亮

光卻也不輸給電燈。那時也因為當地並沒有什麼娛樂場所，所以學生們每天晚上都是專心的在燭光下讀書，偶爾累了的時候，秉燭夜談一番也算是娛樂了。

那時陳燊齡又認識了原來河北省立17中的南萍，南萍及原來育英的學長王銘兩人都曾在空軍官校15期受過飛行訓練，後來因為趕不上進度被停飛之後才又回到學校，當他們倆談起飛行的種種趣事時總會讓陳燊齡聽的渾然忘我，那時他就已決定要找機會去投考空軍，那不單是為了驅逐日寇更為了一圓自己的凌雲夢。

雖然有了凌雲的壯志，但是一直到了民國31年年底時，陳燊齡才第一次的看到了飛機！那天中午剛吃完中飯，就聽見緊急警報的聲音，慌忙中陳燊齡及幾個同學衝向飯廳旁邊的防空壕溝，剛剛跳下去就聽見一陣沉重的機聲由東邊傳來，陳燊齡由壕溝中探頭外望，只見一架雙引擎的飛機正對著學校的方向飛來。

「不用怕，那是日本的偵察機！」南萍站在陳燊齡旁邊說著，他因為在空軍時曾學過敵機型辨識，所以一看到那架飛機就知道那是無武裝的偵察機。

知道是無武裝的偵察機之後，陳燊齡及南萍兩人索性由壕溝中爬出來，仔細的觀看那架飛機，就在那時又是一陣較為尖銳的機聲由高空傳來，他們順著聲音望去，只見一架單發動機的戰鬥機由雲中衝出，直對著那架偵察機飛去。

「我們空軍的P-40！」南萍看出來了那是一架我方的戰鬥機。

就在那架戰鬥機對著日機衝去的時候，日機也開始了迴避的動作，它猛然的向左轉去，同時壓下機頭向下俯衝，似乎想利用俯衝來得到一些他所迫切需要的空速，但是P-40不但速度比日機要快，動作上也比雙發動機的日機靈活，所以很快的那架P-40就將日機的尾巴咬住，然後就在城固上空千百個中國人的目睹下對著那架日機開槍，深沉的機槍聲加上尖銳的發動機聲在原本寂靜的山野中譜成了大和的招魂曲，那架日機中彈後拖著一縷黑煙墜落在學校南邊的山溝裡。

多年來在日軍欺凌下苟延殘喘的國人們親眼目睹日機被擊落後，都興奮的像瘋狂了似的歡呼著，大家爭先恐後的前往日機墜落處，想仔細的看一看侵略者的下場，陳燊齡也不例外的跟著大夥向著那縷黑煙處跑去，就在那時那架P-40就像一個凱旋而歸的武士一樣，低空衝過那架日機的殘骸並擺動翅膀向地面廣大的民眾致意，人們也揮舞著雙臂對著天空的武者表現出他們最大的敬意。

城固上空的那場空戰，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分多鐘左右，但是在陳燊齡的腦海裡卻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尤其是最後那架P-40低空俯衝的那一幕，更是讓他久久不能忘懷，那種強烈個人英雄主義的表現對於一個十九歲的少年來說是十分震撼的，那場空戰更加強了他投向空軍的意願！

投效空軍的意願首先導致的卻是極大的失望！

民國32年初空軍在漢中總站招考飛行生，當消息傳到西北工學院時，許多同學都結伴前往報考，陳燊齡與那一票由北平出來

的同學們也興致沖沖的騎著租來的腳踏車前往漢中，希望能夠擠進那道窄門。

那時投考空軍的第一道手續就是體格檢查，而體檢的頭一項就是量身高及體重，就在這項似乎最起碼的檢查項目下，陳燊齡被刷了下來，因為那時入選的條件是身高最低要160公分、體重最少要50公斤，而當時身高167公分的陳燊齡卻只有48公斤！

一同前去投考的同學們見到陳燊齡第一關都沒有過就被刷了下來，就決定暫時大家都先不考了，因為那時大家的感情非常好，都覺得要走的話要全體一道走，不能單獨留下一個人，再說體重不夠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大家開玩笑的對他說回去多吃幾碗飯撐一陣子，下回該就可以達到標準了！反正那時空軍似乎每隔幾個月就招一期飛行生，下回再一起來考也不遲。

回到學校之後，陳燊齡不但開始刻意的多吃東西，更開始注意鍛鍊身體。那時在西北工學院裡的運動風氣很盛，每班都有籃球與排球的班隊，經常的舉行班際比賽，陳燊齡因為個子不高，玩起籃球來要吃一點虧，所以他就選擇了排球，每星期總有幾天在下課之後要和同學們一同到操場上去練球，這樣子練了一陣子之後他竟也被選為排球班隊，擔任二排中的位置。

民國32年5月中旬，就在陳燊齡忙著準備期考的時候，空軍又開始招考飛行生，這回大概是為了方便西北工學院的學生，竟將報名處及體檢設備搬到七星寺校園裡來了。當陳燊齡報名之後開始體檢時，發現體重竟然只有49公斤！還是不夠標準，但是這次他卻

取得醫官的同意，讓他繼續參加其他各項的檢查，而不像上一次體重不合格之後就立刻被刷下來。

這次陳燊齡很順利的通過了所有體檢項目，包括當時多半人無法通過的視力這一關他都很順利的過關，但是最後回到醫官處審查時，醫官竟還是認為體格不夠是個問題！

同時一起去體檢的幾位同學，那時也已經都通過了所有的體檢項目，看著陳燊齡再度無法通過體檢時，就都聚了過來，當他們知道陳燊齡是因為體重只差一公斤而無法過關時，就都轉過來怪醫官的不近人情了。

那時何靖治在那夥同學中算是年紀比較大的一位，所以由他出面告訴醫官當初他們一夥是一同由淪陷區逃出來的，他因為年紀比較大所以離開家時許多家的家長都曾拜託他照顧那些比他年幼的同學，如今大家都通過了空勤體檢，正好可以一道從軍報國時，年紀最小的陳燊齡卻因為區區一公斤體重而無法如願，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信守凡事一同行動的諾言，其他幾位通過體檢的同學則都必須留下無法前去報到，再說體重只差一公斤，那是因為學校伙食不好的原因，到空軍報到之後，開始吃空勤伙食，不要說一公斤，說不定一個星期就會長上好幾公斤。

那位張姓醫官聽了之後，說不定真是因為怕那些通過的人不去報到，也說不定是認為只差一公斤的體重，並無大礙，無論如何，他將陳燊齡的體檢表收回，在體重那一欄寫下了50，並蓋下了通過體檢的印章。不過，他在將體檢表交回給陳燊齡時說：「好

吧，就讓你去吧，不過我看過兩天你還是會給淘汰回來！」

顧不得張醫官話中的揶揄，陳燊齡及那些同學們興奮的拿著體檢合格表衝了出去，雖然這只是進入空軍的第一步，但是他們那天的豪情卻像是長了翅膀似的衝上了雲霄！

那天晚上陳燊齡靜下來給兩個哥哥各寫了一封長信，告訴他們自己已通過了空軍飛行生的體檢，即將前往昆明空軍官校報到，在那封信裡他也將自己棄文習武的心境仔細的向兩位兄長表白，他表示中國近五十年來屢遭外國侵略，而如今竟被島國日本欺凌至此，國勢不振固是原因之一，但兵力單薄卻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能在當時的情況下為國家盡力的最直接方法就是投身軍旅，而科學兵種的空軍則是提供了最好的從軍之路，再說蔣委員長在當年(民國32年)1月所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也很直接的說明了青年人報國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當空軍飛行員，這些理由是促使他參加空軍的主要原因，當然，他也說明了本身對藍天的嚮往也是因素之一。在信末他並請兩位兄長不要將這個消息告訴家中二老，因為他知道在中國傳統觀念下飛行究竟比一般的行業要來的危險，所以為了避免兩位老人家的擔心，他決定還是暫時不告訴他們比較好。

### 作者簡介

王立楨先生，紐約市college of Aeronautics 航空系畢業，康乃迪克州University of Hartford 電機系畢業，加州Santa Clara University企業管理碩士。曾任職於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太空部門，擔任流程總工程師。